

# 鬼谷子

## 简介

鬼谷子，姓王名诩(或利)，又名王禅，号玄微子，春秋时卫国朝歌人。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。因隐居周阳城清溪之鬼谷，故自称鬼谷先生。“王禅老祖”是后人对鬼谷子的称呼，是先秦诸子之一。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，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（见《战国策》）。另有孙臆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（见《孙庞演义》）。他通天彻地，兼顾数家学问，人不能及。一是神学：日星象纬，占卜八卦，预算世故，十分精确；二是兵学，六韬三略，变化无穷，布阵行军，鬼神莫测；三是游学，广记多闻，明理审势，出口成章，万人难当；四是出世学，修身养性，祛病延寿，学究精深。

《鬼谷子》一书是其后学者根据其言论整理而成，被完整地保留在道家的经典《道藏》中。内容十分丰富，涉及政治、军事、外交等领域，主要讲述有关谋略的理论。

鬼谷子的主要著作有《鬼谷子》及《本经阴符七术》。《鬼谷子》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，而《本经阴符七术》则集中于养神蓄锐之道。

《本经阴符七术》之前三篇说明如何充实意志，涵养精神。后四篇讨论如何将内在的精神运用于外，如何以内在的心神去处理外在的事物。

《东周列国志》中有段关于《阴符》的精彩描写。当年苏秦辞鬼谷子下山，尽破家财得黄金百镒，黑貂裘衣一件，治车马仆从，遨游列国，访求山川地形，人民风土，得天下利害之详。然而如此数年，未有所遇。其时钱财以尽，只得回家。回家后，一家老小尽责其之。妻不以其为夫，嫂不以其为叔，母不以其为子。绝望之余，想起鬼谷子之临别赠言：「若游说失意，只须熟玩《阴符》一书，自有进益。」于是苏秦乃闭门探讨，务穷其趣，昼夜不息。夜倦欲睡，则引锥刺股，血流满足。如此一年，于阴符有悟，乃将列国形势，细细揣摩，天下之势，尽在掌中。后又出游列国，成功于燕、赵。随之又将六国合纵，共同抗秦，建立不朽功绩。

## 上 卷

### 《鬼谷子》捭阖第一

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，为众生之先。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。知存亡之门户。筹策万类之终始，达人心之理，见变化之朕焉，而守司其门户。故圣人之在天下也，自古及今，其道一也。变化无穷，各有所归，或阴或阳，或柔或刚，或开或闭，或驰或张。

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，审察其所先后，度权量能，校其伎巧短长。夫贤、不肖；智、愚；勇、怯；仁、义有差。乃可捭，乃可阖，乃可进，乃可退，乃可贱，乃可贵；无为以牧之。审定有无，与其虚实，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。微排其言而捭反之，以求其实，实得其指。阖而捭之，以求其利。或开而示之，或阖而闭之。开而示之者，同其情也；阖而闭之者，异其诚也。可与不可，审明其计谋，以原其同异。离合有守，先从其志。

即欲捭之，贵周；即欲阖之，贵密。周密之贵微，而与道相追。捭之者，料其情也。阖之者，结其诚也。皆见其权衡轻重，乃为之度数，圣人因而为之虑。其不中权衡度数，圣人因而自为之虑。故捭者，或捭而出之，而捭而内之。阖者，或阖而取之，或阖而去之。捭阖者，天地之道。捭阖者，以变动阴阳，四时开闭以化万物；纵横、反出、反复、反忤必由此矣。

捭阖者，道之大化，说之变也。必豫审其变化。吉凶大命系焉。口者，心之门户也。心者，神之主也。志意、喜欲、思虑、智谋，此皆由门户出入。故关之矣捭阖，制之以出入。捭之者，开也，言也，阳也。阖之者，闭也，默也，阴也。阴阳其和，终始其义。故言长生、安乐、富贵、尊荣、显名、爱好、财利、得意、喜欲为“阳”，曰“始”。故言死亡、忧患、贫贱、苦辱、弃损、亡利、失意、有害、刑戮、诛罚，为“阴”，曰“终”。诸言法阳之类者，皆曰“始”；言善以始其事。诸言法阴之类者，皆曰“终”；言恶以终其谋。

捭阖之道，以阴阳试之。故与阳言者，依崇高。与阴言者，依卑小。以下求小，以高求大。由此言之，无所不出，无所不入，无所不可。可以说人，可以说家，可以说国，可以说天下。为小无内，为大无外；益损、去就、倍反，皆以阴阳御其事。阳动而行，阴止而藏；阳动而出，阴随而入；阳还终阴，阴极反阳。以阳动者，德相生也。以阴静者，形相成也。以阳求阴，苞以德也；以阴结阳，施以力也。阴阳相求，由捭阖也。此天地阴阳之道，而说人之法也。为万事之先，是谓“圆方之门户”。

#### 【注释】

捭：〔音 b a i 3〕分。

闾：〔音 h e 2 〕关。

稽：〔音 j i 1 〕考。

朕：〔音 z h e n 4 〕迹象。

牧：处理。

内：接纳；忤：逆。

## 《鬼谷子》反应第二

古之大化者，乃与无形俱生。反以观往，复以验来；反以知古，复以知今；反以知彼，复以知此。动静虚实之理不合于今，复古而求之。事有反而得复者，圣人之意也，不可不察。

人言者，动也。己默者，静也。因其言，听其辞。言有不合者，反而求之，其应必出。

言有象，事有比；其有象比，以观其次。

象者，象其事。比者，比其辞也。以无形求有声。其钓语合事，得人实也。其犹张□网而取兽也。多张其会而司之，道合其事，彼自出之，此钓人之纲也。常持其纲驱之。

己反往，彼复来，言有象比，因而定基，重之、袭之、反之、复之，万事不失其辞。圣人所愚智，事皆不疑。

故善反听者，乃变鬼神以得其情。其变当也，而牧之审也。牧之不审，得情不明。得情不明，定基不审。变象比必有反辞以远听之。欲闻其声，反默；欲张，反敛；欲高，反下；欲取，反与。欲开情者，象而比之，以牧其辞。同声相呼，实理同归。或因此，或因彼，或以事上，或以牧下。此听真伪，知同异，得其情诈也。动作言默，与此出入；喜怒由此以见其式；皆以先定为之法则。以反求复，观其所托，故用此者。

己欲平静以听其辞，观其事、论万物、别雄雌。虽非其事，见微知类。若探人而居其内，量其能，射其意；符应不失，如□蛇之所指，若弈之引矢；故知之始己，自知而后知人也。其相知也，若比目之鱼；其见形也，若光之与影；其察言也不失，若磁石之取铁；若舌之取燔骨。其与人也微，其见情也疾；如阴与阳，如圆与方。未见形，圆以道之；既见形，方以事之。进退左右，以是司之。己不先定，牧人不正，是用不巧，是谓忘情失道。己审先定以牧人，策而无形容，莫见其门，是谓天神。

## 《鬼谷子》内键第三

君臣上下之事，有远而亲，近而疏；就之不用，去之反求；日进前而不御，遥闻声而相思。

事皆有内键，素结本始。或结以道德，或结以党友，或结以财货，货结以采色。用其意，欲入则入，欲出则出；欲亲则亲，欲疏则疏；欲就则就；欲去则去；欲求则求，欲思则思。若蚨母之从子也；出无间，入无朕。独往独来，莫之能止。

内者，进说辞也。键者，键所谋也。欲说者务稳度，计事者务循顺。阴虑可否，明言得失，以御其志。方来应时，以和其谋。详思来键，往应时当也。夫内有不合者，不可施行也。乃揣切时宜，从便所为，以求其变。以变求内者，若管取键。言往者，先顺辞也；说来者，以变言也。善变者审知地势，乃通于天，以化四时，使鬼神，合于阴阳，而牧人民。

见其谋事，知其志意。事有不合者，有所未知也。合而不结者，阳亲而阴疏。事有不合者，圣人不为谋也。

故远而亲者，有阴德也。近而疏者，志不合也。就而不用者，策不得也。去而反求者，事中来也。日进前而不御者，施不合也。遥闻声而相思者，合于谋待决事也。

故曰：不见其类而为之者，见逆。不得其情而说之者，见非。得其情乃制其术，此用可出可入，可键可开。故圣人立事，以此先知而键万物。

由夫道德仁义，礼乐忠信计谋，先取诗书，混说损益，议论去就。欲合者用内，欲去者用外。外内者，必明道数。揣策来事，见疑决之。策无失计，立功建德，治名入产业，曰键而内合。上暗不治，下乱不□，键而反之。内自得而外不留，说而飞之，若命自来，已迎而御之。若欲去之，因危与之。环转因化，莫知所为，退为大仪。

### 【注释】

内：入。

键：门拴。

内键：在本文指以言辞与谋略游说国君。

## 《鬼谷子》抵戏第四

物有自然，事有合离。有近而不可见，有远而可知。近而不可见者，不察其辞也；远而可知者，反往以验来也。

戏者，罅也。罅者，润也。润者，成大隙也。戏始有朕，可抵而塞，可抵而却，可抵而息，可抵而匿，可抵而得，此谓抵戏之理也。

事之危也，圣人知之，独保其身；因化说事，通达计谋，以识细微。经起秋毫之末，挥之于太山之本。其施外兆萌芽□之谋，皆由抵戏。抵戏之隙为道术用。

天下纷错，上无明主，公侯无道德，则小人谗贼，贤人不用，圣人鼠匿，贪利诈伪者作，君臣相惑，土崩瓦解而相伐射，父子离散，乖乱反目，是谓萌芽戏罅。圣人见萌芽戏罅，则抵之以法。世可以治，则抵而塞之；不可治，则抵而得之；或抵如此，或抵如彼；或抵反之，或抵覆之。五帝之政，抵而塞之；三王之事，抵而得之。诸侯相抵，不可胜数，当此之时，能抵为右。

自天地之合离终始，必有戏隙，不可不察也。察之以捭阖，能用此道，圣人也。圣人者，天地之使也。世无可抵，则深隐而待时；时有可抵，则为之谋；可以上合，可以检下。能因能循，为天地守神。

#### 【注释】

抵：抵塞。

戏：隙。

抵戏：意为堵塞有缺漏的地方。

## 中 卷

### 《鬼谷子》飞箝第五

凡度权量能，所以征远来近。立势而制事，必先察同异，别是非之语，见内外之辞，知有无之数，决安危之计，定亲疏之事，然后乃权量之，其有隐括，乃可征，乃可求，乃可用。

引钩箝之辞，飞而箝之。钩箝之语，其说辞也，乍同乍异。其不可善者，或先征之，而后重累；或先重累，而后毁之；或以重累为毁；或以毁为重累。其用或称财货、琦玮、珠玉、璧帛、采色以事之。或量能立势以钩之，或伺候见润而箝之，其事用抵戏。

将欲用之于天下，必度权量能，见天时之盛衰，制地形之广狭、阻险之难易，人民货财之多少，诸侯之交孰亲孰疏，孰爱孰憎，心意之虑怀。审其意，知其所好恶，乃就说其所重，以飞箝之辞，钩其所好，乃以箝求之。

用之于人，则量智能、权财力、料气势，为之枢机，以迎之、随之，以箝和之，以意宣之，此飞箝之缀也。用之于人，则空往而实来，缀而不失，以究其辞，可箝

可横，可引而东，可引而西，可引而南，可引而北，可引而反，可引而覆，虽覆能复，不失其度。

【注释】

飞：制造声誉。

箝：箝制。

飞箝：意为先以为对方制造声誉来赢取欢心，再以各种技巧来箝制他。

## 《鬼谷子》忤合第六

凡趋合倍反，计有适合。化转环属，各有形势，反覆相求，因事为制。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，立身、御世、施教、扬声、明名也；必因事物之会，观天时之宜，因知所多所少，以此先知之，与之转化。

世无常贵，事无常师；圣人无常与，无不与；无所听，无不听；成于事而合于计谋，与之为主。合于彼而离于此，计谋不两忠，必有反忤；反于是，忤于彼；忤于此，反于彼。其术也，用之于天下，必量天下而与之；用之于国，必量国而与之；用之于家，必量家而与之；用之于身，必量身材气势而与之；大小进退，其用一也。必先谋虑计定，而后行之以飞箝之术。

古之善背向者，乃协四海，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，然后求合。故伊尹五就汤，五就桀，而不能所明，然后合于汤。吕尚三就文王，三入殷，而不能有所明，然后合于文王，此知天命之箝，故归之不疑也。

非至圣达奥，不能御世；非劳心苦思，不能原事；不悉心见情，不能成名；材质不惠，不能用兵；忠实无实，不能知人；故忤合之道，己必自度材能知睿，量长短远近孰不知，乃可以进，乃可以退，乃可以纵，乃可以横。

【注释】

忤，相背；合，相向。合于此，必忤于彼。良臣须择主而事。

## 《鬼谷子》揣篇第七

古之善用天下者，必量天下之权，而揣诸侯之情。量权不审，不知强弱轻重之称；揣情不审，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。

何谓量权？曰：度于大小，谋于众寡；称货财有无之数，料人民多少、饶乏，有余不足几何？辨地形之险易，孰利孰害？谋虑孰长孰短？

揆君臣之亲疏，孰贤孰不肖？与宾客之智慧，孰多孰少？观天时之祸福，孰吉孰凶？诸侯之交，孰用孰不用？百姓之心，孰安孰危？孰好孰憎？反侧孰辨？能知此者，是谓量权。

揣情者，必以其甚喜之时，往而极其欲也；其有欲也，不能隐其情。必以其甚惧之时，往而极其恶也；其有恶者，不能隐其情。情欲必出其变。感动而不知其变者，乃且错其人勿与语，而更问其所亲，知其所安。夫情变于内者，形见于外，故常必以其者而知其隐者，此所以谓测深探情。

故计国事者，则当审权量；说人主，则当审揣情；谋虑情欲，必出于此。乃可贵，乃可贱；乃可重，乃可轻；乃可利，乃可害；乃可成，乃可败；其数一也。

故虽有先王之道；圣智之谋，非揣情隐匿，无可索之。此谋之大本也，而说之法也。常有事于人，人莫能先，先事而生，此最难为。故曰：揣情最难守司。言必时其谋虑。故观□飞蠕动，无不有利害，可以生事美。生事者，几之势也。此揣情饰言，成文章而后论之也。

#### 【注释】

揣：估量。

## 《鬼谷子》摩篇第八

摩者，揣之术也。内符者，揣之主也。用之有道，其道必隐。微摩之以其索欲，测而探之，内符必应；其索应也，必有为为之。故微而去之，是谓塞□匿端，隐貌逃情，而人不知，故能成其事而无患。

摩之在此，符之在彼，从而用之，事无不可。古之善摩者，如操钩而临深渊，饵而投之，必得鱼焉。故曰：主事日成，而人不知；主兵日胜，而人不畏也。圣人谋之于阴，故曰神；成之于阳，故曰明，所谓主事日成者，积德也，而民安之，不知其所以利。积善也，而民道之，不知其所以然；而天下比之神明也。主兵日胜者，常战于不爭不费，而民不知所以服，不知所以畏，而天下比之神明。

其摩者，有以平，有以正；有以喜，有以怒；有以名，有以行；有以廉，有以信；有以利，有以卑。平者，静也。正者，宜也。喜者，悦也。怒者，动也。名者，发也。行者，成也。廉者，洁也。信者，期也。利者，求也。卑者，谄也。故圣人所以独用者，众人皆有之；然无成功者，其用之非也。

故谋莫难于周密，说莫难于悉听，事莫难于必成；此三者唯圣人然后能任之。故谋必欲周密；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，故曰：或结而无隙也。夫事成必合于数，故曰：道、数与时相偶者也。说者听，必合于情；故曰：情合者听。故物归类；抱薪趋火，燥者先燃；平地注水，湿者先濡；此物类相应，于事誓犹是也。此言内符之



应外摩也如是，故曰：摩之以其类，焉有不相应者；乃摩之以其欲，焉有不听者。故曰：独行之道。夫几者不晚，成而不拘，久而化成。

【注释】

摩，顺，合也；意为以事情去顺合于说服之君王。

## 《鬼谷子》权篇第九

说者，说之也；说之者，资之也。饰言者，假之也；假之者，益损也。应对者，利辞也；利辞者，轻论也。成义者，明之也；明之者，符验也。（言或反覆，欲相却也。）难言者，却论也；却论者，钓几也。

佞言者，谄而干忠；谀言者，博而干智；平言者，决而干勇；戚言者，权而干信；静言者，反而干胜。先意承欲者，谄也；繁称文辞者，博也；纵舍不疑者，决也；策选进谋者，权也；他分不足以窒非者，反也。

故口者，机关也；所以关闭情意也。耳目者，心之佐助也；所以窥间见奸邪。故曰：参调而应，利道而动。故繁言而不乱，翱翔而不迷，变易而不危者，（者见）要得理。故无目者不可示以五色，无耳者不可告以五音。故不可以往者，无所开之也。不可以来者，无所受之也。物有不通者，圣人故不事也。古人有言曰：「口可以食，不可以言」者，有讳忌也。众口烁金，言有曲故也。

人之情，出言则欲听，举事则欲成。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；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；故不困也。言其有利者，从其所长也；言其有害者，避其所短也。故介虫之捍也，必以坚厚；螫虫之动也，必以毒螫。故禽兽知用其长，而谈者亦知其用而用也。故曰：辞言有五：曰病、曰恐、曰忧、曰怒、曰喜。病者，感衰气而不神也。恐者，肠绝而无主也。忧者，闭塞而不泄也。怒者，妄动而不治也。喜者，宣散而无要也。此五者精则用之，利则行之。

故与智者言，依于博；与博者言，依于辨；与辨者言，依于要；与贵者言，依于势；与富者言，依于高；与贫者言，依于利；与贱者言，依于谦；与勇者言，依于敢；与愚者言，依于锐；此其术也，而人常反之。是故与智者言，将以此明之；与不智者言，将以此教之；而甚难为也。故言多类，事多变。故终日言不失其类，而事不乱；终日不变，而不失其主。故智贵不忘。听贵聪，辞贵奇。

【注释】

权：权衡。

干：同于或为。



## 《鬼谷子》谋篇第十

凡谋有道，必得其所因，以求其情；审得其情，乃立三仪。三仪者，曰上、曰中、曰下，参以立焉，以生奇；奇不知其所壅；始自古之所从。

故郑人之取玉也，载司南之车，为其不惑也。夫度材、量能、揣情者，亦事之司南也。

故同情而相亲者，其俱成者也；同欲而相疏者，其偏害者也；同恶而相亲者，其俱害者也；同恶而相疏者，偏害者也。故相益则亲，相损则疏，其数行也；此所以察异同之分也。故墙坏于其隙，木毁于其节，斯盖其分也。

故变生事，事生谋，谋生计，计生仪，仪生说，说生进，进生退，退生制；因以制于事，故百事一道，而百度一数也。

夫仁人轻货，不可诱以利，可使出费；勇士轻难，不可惧以患，可使据危；智者达于数，明于理，不可欺以不诚，可示以道理，可使立功；是三才也。故愚者易蔽也，不肖者易惧也，贪者易诱也，是因事而裁之。

故为强者，积于弱也；为直者，积于曲也；有余者，积于不足也；此其道术也。

故外亲而内疏者，说内；内亲而外疏者，说外；故因其疑以变之，因其见以然之，因其说以要之，因其势以成之，因其恶以权之，因其患以斥之；摩而恐之，高而动之，微而证之，符而应之，拥而塞之，乱而惑之，是谓计谋。

计谋之用，公不如私，私不如结；结比而无隙者也。正不如奇；奇流而不止者也。故说人主者，必与之言奇；说人臣者，必与之言私。其身内，其言外者，疏；其身外，其言身者，危。无以人之所不欲而强之于人，无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。人之有好也，学而顺之；人之有恶也，避而讳之；故阴道而阳取之。故去之者，从之；从之者，乘之。貌者不美又不恶，故至情托焉。

可知者，可用也；不可知者，谋者所不用也。故曰：是贵制人，而不贵制于人。制人者，握权也。见制于人者，制命也。故圣人之道阴，愚人之道理阳；智者事易，而不智者事难。以此观之，亡不可以为存，而危不可以为安；然而无为而贵智矣。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，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。既用，见可否，择事而为之，所以自为也。见不可，择事而为之，所以为人也。故先王之道阴。言有之曰：「天地之化，在高在深；圣人之制道，在隐于匿。」非独忠信仁义也，中正而已矣。道理达于此之义，则可于语。由能得此，则可以杀远近之诱。

## 《鬼谷子》决篇第十一

凡决物，必托于疑者。善其用福，恶其用患；善至于诱也，终无惑偏。有利焉，去其利，则不受也；奇之所托。若有利于善者，隐托于恶，则不受矣，致疏远。故其有使失利者，有使离害者，此事之失。

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：有以阳德之者，有以阴贼之者，有以信诚之者，有以蔽匿之者，有以平素之者。阳励于一言，阴励于二言，平素、枢机以用；四者微而施之。于事度之往事，验之来事，参之平素，可则决之。

王公大人之事也，危而美名者，可则决之；不用费力而易成者，可则决之；用力犯勤苦，然不得已而为之者，可贵则决之；去患者，可贵则决之；从福者，可则决之。故夫决情定疑，万事之基，以正治乱，决成败，难为者。故先王乃用蓍龟者，以自决也。

## 《鬼谷子》符言第十二

安徐正静，其被节先肉。善与而不静，虚心平意以待倾损。

右主位。

目贵明，耳贵聪，心贵智。以天下之目视者，则无不见；以天下之耳听者，则无不闻；以天下之心思虑者，则无不知；辐辏并进，则明不可塞。

右主明。

德之术曰勿坚而拒之，许之则防守，拒之则闭塞。高山仰之可极，深渊度之可测，神明之德术正静，其莫之极。

右主德。

用赏贵信，用刑贵正。赏赐贵信，必验而目之所闻见，其所不闻见者，莫不谄化矣。诚畅于天下神明，而况奸者干君。

右主赏。

一曰天之，二曰地之，三曰人之；四方上下，左右前后，荧惑之处安在。

右主问。

心为九窍之治，君为五官之长。为善者，君与之赏；为非者，君与之罚。君因其所以求，因与之，则不劳。圣人用之，故能赏之。因之循理，故能长久。

右主因。

人主不可不周；人主不周，则群臣生乱，家于其无常也，内外不通，安知所闻，开闭不善，不见原也。

右主周。

一曰长目，二曰飞耳，三曰树明。明知千里之外，隐微之中，是谓洞天下奸，莫不谙变更。

右主恭。

循名而为贵，安而完，名实相生，反相为情，故曰名当则生于实，实生于理，理生于名实之德，德生于和，和生于当。

右主名。

【注】

右：有。

## 《鬼谷子》转丸第十三

说者，说之也；说之者，资之了。饰言者，假之也；假之者，益损了。应对者，利辞也；利辞者，轮论也。成义者，明之也；明之者，符验也。难言者，却论也；却论者，钓几几。佞言者，谄而于忠；谀言者，博而于智；平言者，决而于勇；戚言者，权而于言；静言者，反而于胜。先意承欲者，谄也；繁称文辞者，博也；策选进谋者，权也。纵舍不疑者，决也；先分不足而窒非者，反也。

故口者，机关也，所以关闭情意也。耳目者，心之佐助也，所以窥间奸邪。故曰：“参调而应，利道而动”。故繁言而不乱，翱翔则迷，变易而不危者，观要得理。故无目者不可示以五色。无耳者，不可告以五音。故不可以往者，无所开之也。不可来者，我所肥之也。物有不通者，故不事也。古人有言曰：“口可以食，不可以言”。忌讳也；“众口烁金”，言有曲故也。

人之情，出言则欲听，举事则欲成。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，而用愚人之所长；不用其所拙，而用愚人之所巧，故不困也。言其有利者，从其所长也；言其有害者，避其所短也。故介虫之捍也，必以坚厚。螫虫之动也，必以毒螫。故禽兽知用其所长，而谈者知用其用也。

故曰：“辞言五，曰病、曰恐、曰怒、曰喜。”病者，感衰气而不神也；恐者，肠绝而无主也；忧者，闭塞而不汇也；怒者，妄动而不治也；恐者，肠绝而无主也；忧者，闭塞而不泄也；怒者，妄动而不治也；喜者，宣散而无要也。此五者，精则用之，利则行之。故与智者言，依于博；与博者言，依于辨；与辨者言，依于要；与贵者言，依于势；与富者言，依于豪；与贫者言，依于利；与贱者言，依于谦；与勇者言，仍于敢；一愚者言，依于锐。此其术也，而人常反之。是故与智者言，将

此以明之；与不智者言，将此以教之；而甚难为也。故言多类，事多变，故终日言，不失其类，故事不乱。终日变，而不失其主，故智贵不妄。听贵聪，智贵明，辞贵奇。

〔原文现已失传〕

## 《鬼谷子》却乱第十四

将为肢筐探囊发匮之盗，为之守备，则必摄缄滕，固扃橘，此世俗之所谓智也。然而巨盗至，则负匮揭筐，担囊而趋，唯恐缄滕、扃橘之不固也。然则向之所谓智者，不乃为大盗积者也。故尝试论之：世俗之所谓知故者，有不为大盗积者乎？其所谓圣者，有不为大盗守者乎？

何以知其然耶？昔者，齐国邻邑相望，鸡狗之音相闻，网罟屋州闾乡里者，曷常不法圣人哉！然而，田成子一朝杀齐君，而盗其国。所盗者，岂独其国耶？并与其圣智之法而盗之。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。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，而身处尧舜之安，小国不敢非，大国不敢诛，十二代而有齐国。则是不乃窃齐国，并与其圣智之法。以守其盗贼之身乎？

## 下 卷

# 本经阴符七术

鬼谷子

作者介绍：

鬼谷子，姓王名诩，春秋时人。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。因隐居清溪之鬼谷，故自称鬼谷先生。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，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〔见《战国策》〕。另有孙臆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〔见《孙庞演义》〕。

鬼谷子的主要著作有《鬼谷子》及《本经阴符七术》。《鬼谷子》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，而《本经阴符七术》则集中于养神蓄锐之道。《本经阴符七术》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和兵学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。他也作为道教的一部重要道经，历代对它的注解都不在少数。《本经阴符七术》前三篇说明如何充实意志，涵养精神。后四篇讨论如何将内在的精神运用于外，如何以内在的心神去处理外在的事物。

1，盛神法五龙

## 盛神法五龙

盛神中有五气，神为之长，心为之舍，德为之大；养神之所，归诸道。道者，天地之始，一其纪也。物之所造，天之所生，包宏无形，化气先天地而成，莫见其形，莫知其名，谓之神灵。故道者，神明之源，一其化端，是以德养五气，心能得一，乃有其术。术者，心气之道所由舍者，神乃为之使。九窍十二舍者，气之门户，心之总摄也。生受于天，谓之真人；真人者，与天为一。内修练而知之，谓之圣人；圣人者，以类知之。故人与生一出于物化。知类在穷，有所疑惑，通于心术，心无其术，必有不通。其通也，五气得养，务在舍神，此谓之化。化有五气者，志也、思也、神也、德也；神其一长也。静和者，养气。气得其和，四者不衰。四边威势无不为，存而舍之，是谓神化。归于身，谓之真人。真人者，同逃邛合道，执一而养万类，怀天心，施德养，无为以包志虑思意而行威势者也。士者通达之神盛，乃能养志。

译文：

### 一、盛神

要使精神旺盛充沛，必须效法五龙。旺盛的精神中包含着五脏的精气，精神是五脏精气的统帅，心是精神的信托之所。只有道德才能使精神伟大，所以养神的方法归结为道。道是天地的开始，道产生一，一是万物的开端。万物的创造，天的产生，都是道的作用。道包容着无形的化育之气，在天地产生前便形成了。没有谁能看到它，没有谁能叫出它的名称，只好叫它做“神灵”。所以说，道是神明的根源，一是变化的开端。因此，人们只有用道德涵养五气，心里能守住一，才能掌握住道术。道术是根据道而采用的策略、方法，是心气按规律活动的结果。精神是道术的使者。人体的九窍，人体的器官，都是气进进出出的门户，都由心所总管。直接从天获得本性的人，叫做真人。真人是与上天结成一体而掌握道的人。通过专心学习磨炼而掌握道的人，叫做圣人。圣人是触类旁通而掌握道的。人类的肉体与性命，都是出于天地的造化。人类了解各类事物，都是通过九窍。如果有疑惑不解的地方，要通过心的思考而运用道术判断；如果没有道术，一定不会通达。通达之后，五脏精气得到培养，这时要努力使精神保持镇静专一。这便叫做“化”，即合符造化的精妙境界。五脏精气达到了化的境界，便产生志向、思想、精神、道德，精神是统一管理这四者的。宁静平和便可以养气，养气便可以使得志向、思想、精神、道德四者获得和谐，永不衰败，向四方散发威势。什么事者可以办到，长存不散，这便叫做一身达到了神化的境界，这种人便叫真人。真人，是跟天与道合一的，他能够坚守“一”，而且产生并养育万物，怀着上天之心，施行道德，他是用无为之道指导思想而发出威势的人。游说之士通晓了这一点，精神旺盛充沛，才能培养志向。

### 2，养志法灵龟

养志法灵龟

养志者，心气之思不达也。有所欲，志存而思之。志者，欲之使也。欲多则心散，心散则志衰，志衰则思不达。故心气一，则故不徨，欲不徨则志意不衰，志意不衰则思理达矣。理达则和通，和通则乱气不烦于胸中，故内以养志，外以知人。养志则心通矣，知人则识分明矣。将欲用之于人，必先知其养气志。知人气盛衰，而养其志气，察其所安，以知其所能。志不养，则心气不固；心气不固，则思虑不达；思虑不达，则志意不实。志意不实，则应对不猛；应对不猛，则志失而心气虚；志失而心气虚，则丧其神矣；神丧，则仿佛；仿佛，则参会不一。养志之始，务在安己；己安，则志意实坚；志意实坚，则威势不分，神明常固守，乃能分之。

译文：

## 二、养志

培养志向要效法灵龟。之所以需要培养志向，是因为如果不培养志向，心的思想活动便不会畅达。如果有了某种欲望，都是放在心里考虑，那么，志向便被欲望所役使。欲望多了，心便分散；心分散了，志向便衰弱了，思想活动便不畅达。心的思想活动专一，欲望便无隙可乘；欲望无隙可乘，志向意愿不衰弱，思路便会畅达。思路畅达，和气便流通；和气流通，乱气便不会在胸中烦乱。所以，对内要培养志气，对外要了解人。培养志气就会心里畅通，了解别人就会职责明确。如果要把培养志气之术用于对人，就一定先要考察他如何培养志气的。了解别人的志气的盛衰状况，就可以培养他的志气；观察别人的志趣爱好，就可以了解他的才能。如果不培养志气，心气就不稳固；心气不稳固，思路便不通畅；思路不通畅，意志便不坚实；意志不坚实，应对便不理直气壮；应对不理直气壮，就是丧失志向和心气衰弱的表现。丧失志向和心气衰弱，说明他的精神颓丧了。精神颓丧，便会恍惚不清；神志恍惚不清，就不可能专一地探求、领会事理。由此可见，培养志向的重要。如何怒吼着志向呢？首先要从使自己镇定开始；自己镇定了，志向意愿便会充实坚定；志向意愿充实坚定，威势就不会分散。精神明畅，经常固守，就能够震慑对方。

## 3，实意法腾蛇

### 实意法腾蛇

实意者，气之虑也。心欲安静，虑欲深远；心安静则神策生，虑深远则计谋成；神策生则志不可乱，计谋成则功不可间。意虑定则心遂安，心遂安则所行不错，神自得矣。得则凝。识气寄，奸邪得而倚之，诈谋得而惑之；言无由心矣。固信心术守真一而不化，待人意率之交会，听之候也。寄谋者，存亡之枢机。虑不会，则听不审矣。候之不得，寄谋失矣。则意无所信，虚而无实。故寄谋之虑，务在实意；实意必从心术始。无为而求，安静五脏，和通六腑；精神魂魄固守不动，乃能内视反听，定志虑之太虚，待神往来。以观天地开辟，知万物所造化，见阴阳之终始，原人事之政理。不出户而知天下，不窥牖而见天道；不见而命，不行而至；是谓道知。以通神明，应于无方，而神宿矣。

译文：

### 三、实意

要使思想充实，必须效法螭蛇。思想充实，产生于气的思考活动。心要求安静，思考要求深远。心一安静，精神便会爽朗充沛；思考一深远，谋划事情便能周详。精神爽朗充沛，志向就不可扰乱；谋划周详，事业的成功便没有阻隔。思想坚定，心里便顺畅；心里安静，他所作的一切便不会有差错。精神满足得所，便会专一集中。如果思想活动不安定而游离在外，奸邪之徒便可凭借这种状况干坏事，欺诈阴谋便可乘机迷惑自己，于是说出话来便不会经过心的仔细思考。所以，要使心术真诚，必须坚守专一之道而不改变，等待别人开诚相见，彼此交流，认真听取和接受别人的意见。计谋是关系国家成败的关键。如果思想不交融，听到的情况便不周详；接受的东西不恰当，计谋就会发生失误。那么，思想上便没有真诚可信的东西，变得空虚而不实在。要自然无为，使得五脏和谐，六腑通畅，精、神、魂、魄都能固守不动。这种便可以精神内敛来洞察一切、听取一切，便可以志向坚定，使头脑达到毫无杂念的空灵境界，等待神妙的灵感活动往来。从而可以观察天地的开辟，了解造化万物的规律，发现阴阳二气周而复始的变化，探讨出人世间治国方法的原理。这便叫做，不出门户便可了解天下的万事万物，不把头探出窗外便可了解自然界的规律；没有见到事物便可叫出它的名称，不走动便可达到目的。这便叫做“道知”，即凭借道来了解一切。凭借道了解一切，可以通达神明，可以应接万事万物而精神安如泰山。

### 4，分威法伏熊

#### 分威法伏熊

分威者，神之覆也。故静意固志，神归其舍，则威覆盛矣。威覆盛，则内实坚；内实坚，则莫当；莫当，则能以分人之威而动其势，如其天。以实取虚，以有取无，若以镒称铢。故动者必随，唱者必和。挠其一指，观其余次，动变见形，无能间者。审于唱和，以间见间，动变明而威可分也。将欲动变，必先养志以视间。知其固实者，自养也。让己者，养人也。故神存兵亡，乃为知形势。

译文：

### 四、分威

发挥威力，要效法伏在地上准备出击的熊。只有在旺盛的精神笼罩之下，威力才能充分发挥。所以，要便志向坚定，思想安静，精神集中，威力才能盛大，凭着内部的充实坚定；内部充实坚定，威力发出便没有谁能抵挡。没有谁能抵挡，就能以发出的威力震动别人，那威势像天一样无不覆盖。这便是用坚实去对付虚弱，用有威力去对付无威力。这就好像“镒”我“铢”比较一样，相关悬殊。所以，只要一动便一定有人跟从，一唱便一定有人附和。只要弯动一个指头，便可看到其他指头的变化。威势一发出，就可使情况发生变化，没有谁能够阻隔。对唱和的状况进行周



详考察，可以发现对方的任何间隙，明了活动变化的情况，于是威力就可以发挥出来。自己要活动变化，一定先要培养志向、隐藏意图，从而观察对方的间隙，把握住时机。使自己思想意志充实坚定，是养护自己的方法；自己讲求退让，便是驯服别人的方法。所以，能够“神存兵亡”，即精神专注而进击之势毫不表现出来，那便是大有可为的形势。

## 5，散势法鸷鸟

### 散势法鸷鸟

散势者，神之使也。用之，必循间而动。威肃内盛，推间而行之，则势散。夫散势者，心虚志溢；意衰威失，精神不专，其言外而多变。故观其志意，为度数，乃以揣说图事，尽圆方，齐短长。无间则不散势者，待间而动，动而势分矣。故善思间者，必内精五气，外视虚实，动而不失分散之实。动则随其志意，知其计谋。势者，利害之决，权变之威。势败者，不可神肃察也。

译文：

### 五、散势

散发威势，即利用权威和有利形势采取行动，要效法鸷鸟。散发威势，是由精神主宰的。要散发威势，一定要抓住间隙(时机)采取行动。威力收敛集中，内部精神旺盛，善于利用对方的间隙采取行动，那么，威势便可以发散出去。散发威势时，要思想虚静，从而考虑周详；要意志充沛，从而能够决断。如果意志衰微，便会丧失威势，加上精神不专一，那么，说起话来便会不中肯，而且前后矛盾，变化不定。所以，要观察对方的思想意志和办事标准，运用揣摩之术游说他，并采取不同的政治权谋谋划各种事情，有时圆转灵活，有时方正直率。如果缺少间隙或意志等主客观条件，就不能发散威势。因为散势必须等待间隙而采取行动，一行动便要发出威势。所以，那些善于发现间隙(时机)的人，一动，便不会失去散发威势的实效，便会紧紧抓住对方的思想意志，及时了解对方的计谋。总之，形势是决定利害的，也是能够权变并发挥威力的条件。威势衰败，往往是因为不能够集中精神去审察事物结果。

## 6，转图法猛兽

### 转图法猛兽

转圆者，无穷之计也。无穷者，必有圣人之心，以原不测之智；以不测之智而通心术，而神道混沌为一。以变论万类，说意无穷。智略计谋，各有形容，或圆或方，或阴或阳，或吉或凶，事类不同。故圣人怀此，用转圆而求其合。故与造化者为始，动作无不包大道，以观神明之域。天地无极，人事无穷，各以成其类；见其计谋，必知其吉凶成败之所终。转圆者，或转而吉，或转而凶，圣人以道，先知存亡，乃知转圆而从方。圆者，所以合语；方者，所以错事。转化者，所以观计谋；接物者，所以观进退之意。皆见其会，乃为要结以接其说也。

译文：

## 六、转圆

要像圆珠那样运转自如，必须效法猛兽。所谓要像圆珠那样运转自如，便是指计谋没有穷尽。要能使计谋无穷运转，必须要有圣人的胸怀，从而探究不可估量的智慧，以这种不可估量的智慧来通晓心术。自然之道是神妙莫测的，处于一种混沌的统一状态。用变化的观点来讨论万事万物，所阐明的道理是无穷无尽的。智慧谋略，各有各的形态。有的灵活圆转，有的方正直率，有的公开，有的隐秘，有的顺利，有的凶险，这是为了应付不同的事类。所以，圣人根据这种情况以运用智谋，像圆珠运转，以求计谋与事物状况相吻合。他发扬自然造化之道，谋略开始后的一切举动无不包容自然造化之道，从而能观察研究神妙莫测的领域。天地是没有终极的，人事是变化无穷的，各自按照自然之道而形成类别。观察一个人的计谋，便可预测他的吉凶、成败的结局。计谋像圆珠一样运转变化，有的转化为吉，有的转化为祸。圣人凭借自然之道，能够预先了解事物的成败，因此能够灵活运转而确立某种方正的策略，抓住事物成败的关键。圆转灵活，是为了使彼此意见融洽；方正直率，是为了正确地处理事务。运转变化，是为了观察计谋的得失；接触外物，即与人交往，是为了观察别人进退的意图。只有了解事物的关键，把握对方的主要想法，才能跟对方紧密联合，使彼此的主张一致。

## 7，损悦法灵蓍

损悦法灵蓍

损悦者，机危之决也。事有适然，物有成败，机危之动，不可不察。故圣人以无为待有德，言察辞，合于事。悦者，知之也。损者，行之也。损之说之，物有不可者，圣人不为之辞。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，故辞不烦而心不虚，志不乱而意不邪。当其难易，而后为之谋；因自然之道以为实。圆者不行，方者不止，是谓大功。益之损之，皆为之辞。用分威散势之权，以见其悦威，其机危乃为之决。故善损悦者，誓若决水于千仞之堤，转圆石于万仞之谷。而能行此者，形势不得不然也。

译文：

## 七、损兑

减损杂念以使心神专一，要效法灵验的蓍草。减损杂念、心神专一是判断事物隐微征兆的方法。事件有偶然巧合，万物都有成有败。隐微的变化，不可不仔细观察。所以，圣人用顺应自然的无为之道来对待所获得的情况，观察言辞要与事功相结合。心神专一，是为了了解事物；减少杂念，是为了坚决行动。行动了，解说了，外界还是不赞同，圣人不强加辞令进行辩解。所以，聪明人不因为自己的主张而排斥掉别人的主张。因而能够做到语言扼要而不繁琐，心里虚静而不乱想，志向坚定而不被扰乱，意念正当而不偏邪。适应事物的难易状况，然后制定谋略，顺应自然之道来作实际努力。如果能够使对方圆转灵活的策略不能实现，使对方方正直率的计谋

不能确立，那就叫做“大功”。谋略的增减变化，都要仔细讨论得失。要善于利用“分威”、“散势”的权谋。发现对方的用心，了解隐微的征兆，然后再进行决断。总之，善于减损杂念而心神专一的人，他处理事物，就像挖开千丈大堤放水下流，或者像在万丈深谷中转动圆滑的石头一样。《东周列国志》中有段关于《阴符》的精彩描写。当年苏秦辞鬼谷子下山，尽破家财得黄金百镒，黑貂裘衣一件，治车马仆从，遨游列国，访求山川地形，人民风土，得天下利害之详。然而如此数年，未有所遇。其时钱财以尽，只得回家。回家后，一家老小尽责其之。妻不以其为夫，嫂不以其为叔，母不以其为子。绝望之余，想起鬼谷子之临别赠言：「若游说失意，只须熟玩《阴符》一书，自有进益。」于是苏秦乃闭门探讨，务穷其趣，昼夜不息。夜倦欲睡，则引锥刺股，血流满股。如此一年，于阴符有悟，乃将列国形势，细细揣摩，天下之势，尽在掌中。后又出游列国，成功于燕、赵。随之又将六国合纵，共同抗秦，建立不朽功绩。——

#### 黃帝陰符經註序

#### 蜀相 諸葛亮撰

所謂命者，性也。性能命通，故聖人尊之以天命，愚其人而智其聖，故曰：“天機張而不死，地機弛而不生。”觀乎《陰符》，造化在乎手，生死在乎人，故聖人藏之于心，所以陶甄天地、聚散天下而不見其跡者，天機也。故黃帝得之，以登雲天；湯武得之，以王天下；五霸得之，以統諸侯。夫臣易而主難，不可以輕用。太公九十非不遇，蓋審其主焉。若使哲士執而用之，立石爲主，刻木爲君，亦可以享天下。夫臣盡其心而主反怖，有之，不亦難乎？嗚呼！無賢君，則義士自死而不仕，莫若散志巖石，以養其命，待生於泰階。世人以夫子爲不遇，以秦儀爲得時，不然，志在立宇宙，安能馳心下走哉！丈夫所恥。嗚呼！後世英哲，審而用之。范蠡重而長，文種輕而亡，豈不爲泄天機？天機泄者沉三劫，宜然。故聖人藏諸名山，傳之同好，隱之金匱，恐小人竊而弄之。

# 黃帝陰符經集註

黃帝 撰

伊尹 太公 范蠡 鬼谷子 張良 諸葛亮 李筌 註

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盡矣。故天有五賊，見之者昌。

太公曰：其一賊命，其次賊物，其次賊時，其次賊功，其次賊神。賊命以一消天下，用之以味。賊物以一急天下，用之以利。賊時以一信天下，用之以反。賊功以一恩天下，用之以怨。賊神以一驗天下，用之以小大。

鬼谷子曰：天之五賊，莫若賊神。此大而彼小，以小而取大。天地莫之能神，而況於人乎！

筌曰：黃帝得賊命之機，白日上昇。殷周得賊神之驗，以小滅大。管仲得賊時之信，九合諸侯。范蠡得賊物之急，而霸南越。張良得賊功之恩，而敗強楚。

五賊在乎心，施行乎天<sup>①</sup>。宇宙在乎手，萬化生乎身。

太公曰：聖人謂之五賊，天下謂之五德。人食五味而生，食五味而死，无有怨而棄之者也。心之所味也，亦然。

鬼谷子曰：賊命可以長生不死，黃帝以少女精炁<sup>②</sup>感之，時物亦然。且經冬之草，覆之而不死，露之即見傷，草木植性，尚猶如此，況人萬物之靈，其機則少女以時。

廣成子曰：以爲積火焚五毒，五毒即五味，五味盡，可以長生也。

筌曰：人因五味而生，五味而死。五味各有所主，順之則相生，逆之則相勝，久之則積炁薰蒸，人腐五臟，殆至滅亡。代人<sup>③</sup>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，以其生生之厚矣。是以至道淡然，胎息无味。神仙之術百數，其要在抱一守中；少女之術百數，其要在還精採炁；金丹之術百數，其要在神水華池；治國之術百數，其要在清淨自化；用兵之術百數，其要在奇正權謀。此五事者，卷之藏於心，隱於神；施之彌於天，絡<sup>④</sup>於地。宇宙瞬息，可在人之手；萬物榮枯，可生人之身。黃帝得之，先固三宮，後治萬國，鼎成而馭龍上昇於天也。

【校勘記】

① “五賊在乎心，施行乎天”，《百子》本、《精華錄》本、《集成》本作“五賊在心，施行於天”。

②“精炁”，明鈔本作“精氣”。

③“代人”，明鈔本同，《百子》本、《精華錄》本、《集成》本均作“後人”。案唐人因避太宗李世民諱，遇“世”字多改爲“代”字，故“代人”即“世人”。

④“絡”，《百子》本、《精華錄》本、《集成》本作“給”。

天性，人也。人心，機也。立天之道，以定人也。

亮曰：以爲立天定人，其在於五賊①。

【校勘記】

①“以爲立天定人，其在於五賊”，明鈔本作“立天定人，在於五賊”。

天發殺機，龍蛇起陸；人發殺機，天地反覆。

范曰：昔伊尹佐殷，發天殺之機，克夏之命盡，而事應之，故有東征西夷怨，南征北狄怨①。

太公曰：不耕三年大旱，不鑿十年地壞②。殺人過萬，大風暴起。

亮曰：按楚殺漢兵數萬，大風杳冥，晝晦，有若天地反覆。

【校勘記】

①“東征西夷怨，南征北狄怨”，明鈔本作“東征西怨，南征北怨”。

②“壞”，明鈔本作“裂”。

天人合發，萬變定基。

良曰：從此一信而萬信生，故爲萬變定基矣。

筌曰：大荒大亂，兵水旱蝗，是天殺機也。虞舜陶甄，夏禹拯骸，殷紂夏臺，周囚羑里，漢祖亭長，魏武乞丐，俱非王者之位，乘天殺之機也，起陸而帝。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，權臣擅威，百姓思亂，人殺機也。成湯放桀，周武代紂，項籍斬嬴嬰①，魏廢劉協，是乘人殺之機也。覆貴爲賤，反賤爲貴，有若天地反覆。天人之機合發，成敗之理宜然。萬變千化，聖人因之而定基業也。

【校勘記】

①“嬴嬰”，明鈔本作“嬰”。

性有巧拙，可以伏藏。

良曰：聖人見其巧拙，彼此不利者，其計在心。彼此利者，聖哲英雄道焉，況用兵之務哉。

筌曰：中慾不出謂之啓，外邪不入謂之閉，外閉①內啓是其機也。難知如陰，不動如山，巧拙之性，使人無間而得窺也。

【校勘記】

①“外閉”二字，《百子》本、《精華錄》本、《集成》本無。

九竅之邪，在乎三要，可以動靜。

太公曰：三要者，耳、目、口也。耳可鑿而塞，目可穿而眩，口可利而訥，興師動衆，萬夫莫議。其奇在三者，或可動，或可靜之。

筌曰：兩葉掩目，不見泰山；雙豆塞耳，不聞雷霆；一椒掠舌，不能立言。九竅皆邪，不足以察機變，其在三者，神、心、志也。機動未朕，神以隨之；機兆將成，心以圖之；機發事行，志以斷之。其機動也，與陽同其波，五嶽不能鎮其隅，四瀆不能界其維。其機靜也，與陰同其德，智士不能運其榮，深聞不能竅其謀，天地不能奪其時，而況於人乎？

火生於木，禍發必剋；奸生於國，時動必潰。知之修鍊，謂之聖人。

筌曰：火生於木，火發而木焚；奸生於國，奸成而國滅。木中藏火，火始於無形；國中藏奸，奸始於無象。非至聖不能修身鍊行，使奸火之不發。夫國有無軍之兵，無災之禍矣，以箕子逃而縛裘牧，商容囚而蹇叔哭。

天生天殺，道之理也。

良曰：機出乎心，如天之生，如天之殺，則生者自謂得其生，死者自謂得其死。

天地，萬物之盜；萬物，人之盜；人，萬物之盜。三盜既宜，三才既安。

鬼谷子曰：三盜者，彼此不覺知，但謂之神明。此三者，況車馬金帛，棄之可以傾河填海，移山覆地，非命而動，然後應之。

筌曰：天地與萬物生成，盜萬物以衰老。萬物與人之服御，盜人以驕奢。人與萬物

之上器，盜萬物以毀敗。皆自然而往。三盜各得其宜，三才遞①安其任。

【校勘記】

①“遞”，明鈔本作“送”。

故曰：食其時，百骸理；動其機，萬化安。

鬼谷子曰：不欲令後代人君，廣歛珍寶①，委積金帛；若能棄之，雖傾河填海，未足難也。食者所以治百骸，失其時而生百病②；動者所以安萬物，失其機而傷萬物。故曰：時之至間，不容瞬息，先之則太過，後之則不及。是以賢者守時，不肖者守命也。

【校勘記】

①“珍寶”，明鈔本作“珍貨”。

②“百病”，《百子》本、《精華錄》本、《集成》本作“百骸”。

人知其神而神，不知其神所以神也①。

筌曰：人皆有聖人之聖，不貴聖人之愚②。既覩其聖，又察其愚；既察其愚③，復覩其聖。故《書》曰：專用聰明，則事不成；專用晦昧，則事皆勃④；一明一晦，衆之所載。伊尹酒保，太公屠牛，管仲作革，百里奚賣粥，當衰亂之時，人皆謂之不神，及乎逢成湯、遭文王、遇齊桓、值秦穆，道濟生靈，功格宇宙，人皆謂之至神。

【校勘記】

①“人知其神而神，不知其神所以神也”，明鈔本同，《百子》本、《精華錄》本、《集成》本作“人知其神之神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”。

②“人皆有聖人之聖，不貴聖人之愚”，明鈔本同，《百子》本、《精華錄》本、《集成》本作“人皆有聖，人不貴聖人之愚”。

③“既察其愚”四字，《百子》本、《精華錄》本、《集成》本無。“察”，原作“覩”，從明鈔本改。

④“勃”，諸本均作“悖”。案“勃”通“悖”。

日月有數，大小有定，聖功生焉，神明出焉。

鬼谷子曰：後代伏思之，則明天地不足貴，而況於人乎？

筌曰：一歲三百六十五日，日之有數，月次十二，以積閏大小，餘分有定；皆稟精



炁自有，不爲聖功神明而生。聖功神明，亦稟精炁自有，不爲日月而生。是故成不貴乎天地，敗不怨乎陰陽。

其盜機也，天下莫能見①，莫能知，君子得之固躬，小人得之輕命。

諸葛亮曰：夫子②、太公豈不賢于孫、吳、韓、白？所以君子小人異之。四子之勇，至於殺身，固不得其主而見殺矣。

筌曰：季主凌夷，天下莫見凌夷之機，而莫能知凌夷之源。霸王開國之機，而莫能知開國之機③，而莫能知開國之源。君子得其機，應天順人，乃固其躬。小人得其機，煩兵黷武，乃輕其命。《易》曰：君子見機④而作，不俟終日。又曰：知機⑤其神乎！機者易見而難知，見近知遠。

【校勘記】

① “莫能見”，三字原脫，據《百子》本、《精華錄》本、《集成》本補。

② “夫子”，原誤作“天子”，從諸本改。

③ “而莫能知開國之機”，此句原脫，據《百子》本、《精華錄》本、《集成》本補。

④⑤ “機”，明鈔本作“幾”。案“幾”通“機”。

瞽者善聽，聾者善視。絕利一源，用師十倍；三反晝夜，用師萬倍。

尹曰：思之精，所以盡其微。

良曰：後代伏思之，耳目之利，絕其一源。

筌曰：人之耳目，皆分於心，而竟於神。心分則機不精，神竟則機不微。是以師曠薰目而聰耳，離朱漆耳而明目。任一源之利，而反用師於心，舉事發機，十全成也。退思三反，經晝歷夜，思而後行，舉事發機，萬全成也。

太公曰：目動而心應之，見可則行，見否則止。

心生於物，死於物，機在於目。

筌曰：爲天下機者，莫近乎心目。心能發目，目能見機。秦始皇東遊會稽，項羽目見其機，心生於物，謂項良曰：“彼可取而代①之”。晉師畢至於淮淝，苻堅目②見其機，心死於物，謂苻融曰：“彼勍敵也，胡爲少耶？”則知生死之心在乎物，成敗之機見於目焉。

【校勘記】

①“代”，《百子》本、《精華錄》本作“伐”。

②“目”，底本及明鈔本、《百子》本、《精華錄》本均作“曰”，誤，據《集成》本改。

天之无恩，而大恩生。迅雷烈風，莫不蠢然。

良曰：熙熙哉！

太公曰：誠①懼致福。

筌曰：天心无恩，萬物有心，歸恩於天。老子曰：“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。”是以施而不求其報，生而不有其功。及至迅雷烈風，威遠而懼邇，萬物蠢然而懷懼。天无威而懼萬物，萬物有懼而歸威於天。聖人行賞也，无恩于有功；行伐②也，无威於有罪。故賞罰自立於上，威恩③自行於下也。

【校勘記】

①“誠”，明鈔本作“戒”。案“戒”通“誠”。

②“伐”，明鈔本作“罰”，義勝。

③“威恩”，明鈔本作“恩威”，義勝。

至樂性餘，至靜性廉。

良曰：夫機在於是也。

筌曰：樂則奢餘，靜則貞廉。性餘則神濁，性廉則神清。神者智之泉，神清則智明。智者心之府，智公則心平。人莫鑒於流水，而鑒於澄水，以其清且平。神清意平，乃能形物之情。夫聖人者，不淫於至樂，不安於至靜，能棲神靜①樂之間，謂之守中。如此，施利不能誘，聲色不能蕩，辯士不能說，智者不能動，勇者不能懼，見禍於重開之外，慮患於杳冥之內，天且不違，而況於兵之詭道者哉！

【校勘記】

①“靜”，原作“净”，從諸本改。

天之至私，用之至公。

尹曰：治極微。

良曰：其機善，雖不令天下而行之，天下所不能知，天下所不能違。

筌曰：天道曲成萬物而不遺，椿菌鵬鷗，巨細修短，各得其所，至私也；雲行雨施，雷電霜霓，生殺之均，至公也。聖人則天法地，養萬民，察勞苦，至私也；行正①令，施法象，至公也。孫武曰：視卒如愛子，可以俱死，視卒如嬰兒，可與之赴深

溪。愛而不能令，譬若驕子。是故令之以文，齊之以武。

【校勘記】

①“正”，明鈔本作“政”。

禽之制在炁。

太公曰：豈以小大而相制哉？

尹曰：炁者，天之機。

筌曰：玄龜食蟒，鸛隼擊鵠，黃腰啖虎，飛鼠斷猿，蜎蛭齧魚，狼狽嚙鶴，餘甘柔金，河車服之，無窮化玉，雄黃變鐵。有不灰之木，浮水之石。夫禽獸木石得其炁，尚能以小制大，況英雄得其炁，而不能淨寰海而御宇宙也。

生者，死之根；死者，生之根。恩生於害，害生於恩。

太公曰：損己者物愛之，厚己者物薄之。

筌曰：謀生者必先死而後生，習死者必先生而後死。鶡冠子曰：不死不生，不斷不成。孫武曰：投之死地而後生，致之亡地而後存。吳起曰：兵戰之場，立屍之地，必死則生，幸生則死。恩者害之源，害者恩之源。吳樹恩於越而害生，周立害于殷而恩生。死之與生也，恩之與害，相反糾纏也。

愚人以天地文理聖，我以時物文理哲。

太公曰：觀鳥獸之時，察萬物之變。

筌曰：景星見，黃龍下，翔鳳至，醴泉出，嘉穀生，河不滿溢，海不揚波；日月薄蝕，五星失行，四時相錯，晝冥①宵光，山崩川涸，冬雷夏霜；愚人以此天地文理爲理亂之機。文思安安，光被四表，克明俊②德，以親九族，六府三事，無相奪倫，百穀用成，兆民用康；昏主邪臣，法令不一，重賦苛政，上下相蒙，懿戚貴臣，驕奢淫縱，酣酒嗜音，峻宇雕牆，百姓流亡，思亂怨上；我以此時物文理爲理亂之機也。

【校勘記】

①“冥”，明鈔本作“暝”。

②“俊”，明鈔本作“峻”。案“俊”通“峻”。

人以虞愚，我以不虞愚；人以期其聖，我以不期其聖<sup>①</sup>。

筌曰：賢哲之心，深妙難測。由巢之跡，人或窺之，至於應變无方，自機轉而不窮之智，人豈虞之？以跡度心，乃爲愚者也。

【校勘記】

① “人以虞愚，我以不虞愚；人以期其聖，我以不期其聖”，此四句，明鈔本同，《百子》本、《精華錄》本、《集成》本作“人以愚虞聖，我以不愚虞聖；人以奇期聖，我以不奇期聖”。

故曰：沉水入火，自取滅亡。

良曰：理人自死，理軍亡兵。无死則无不死，无生則无不生。故知乎死生，國家安寧。

自然之道靜，故天地萬物生。

尹曰：靜之至，不知所以生。

天地之道浸，故陰陽勝。

良曰：天地之道浸微，而推勝之。

陰陽相推，變化順矣<sup>①</sup>。

良曰：陰陽相推激，至於變化在於目。

【校勘記】

① “變化順矣”，《百子》本、《精華錄》本、《集成》本作“而變化順矣”。

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，因而制之。

良曰：大人見之爲自然，英哲見之爲制，愚者見之爲化。

尹曰：知自然之道，萬物不能違，故利而行之。

至靜<sup>①</sup>之道，律曆所不能契。

良曰：觀鳥獸之時，察萬物之變。鳥獸至靜<sup>②</sup>，律曆所不能契，從而機之。

【校勘記】

① “靜”，原作“淨”，從諸本改。

② “靜”，原作“淨”，《百子》本、《精華錄》本、《集成》本同，從明鈔本改。

爰有奇器，是生萬象。八卦甲子（萬一決也）<sup>①</sup>，神機鬼藏。

良曰：六癸爲天藏，可以伏藏也。

【校勘記】

① “萬一決也”，四字乃正文夾注，《百子》本、《精華錄》本、《集成》本無。

陰陽相勝之術，昭昭乎進乎象矣。

亮曰：奇器者，聖智也。天垂象，聖人則之。推甲子、畫八卦、考蓍龜、稽律曆，則鬼神之情、陰陽之理，昭著乎象，无不盡矣。

亮曰：八卦之象，申而用之；六十甲子，轉而用之；神出鬼入，萬明一矣。

良曰：萬生萬象者，心也。合藏陰陽之術，日月之數，昭昭乎在人心矣。

廣成子曰：甲子合陽九之數也，卦象出師衆之法，出師以律，動合鬼神，順天應時，而用鬼神之道也。

底本：

明正統道藏本《黃帝陰符經集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，1990年。

參校本：

（1）明藍格鈔本《陰符經集注》（簡稱明鈔本），自由出版社影印，民國八十七年；

（2）《百子全書》本《陰符經》（簡稱《百子》本），掃葉山房石印，民國四年；

（3）《道藏精華錄》本《集注陰符經》（簡稱《精華錄》本），自由出版社影印，民國八十七年；

（4）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《陰符經解》（簡稱《集成》本），中華書局據《寶顏堂秘笈》本排印，1991年。